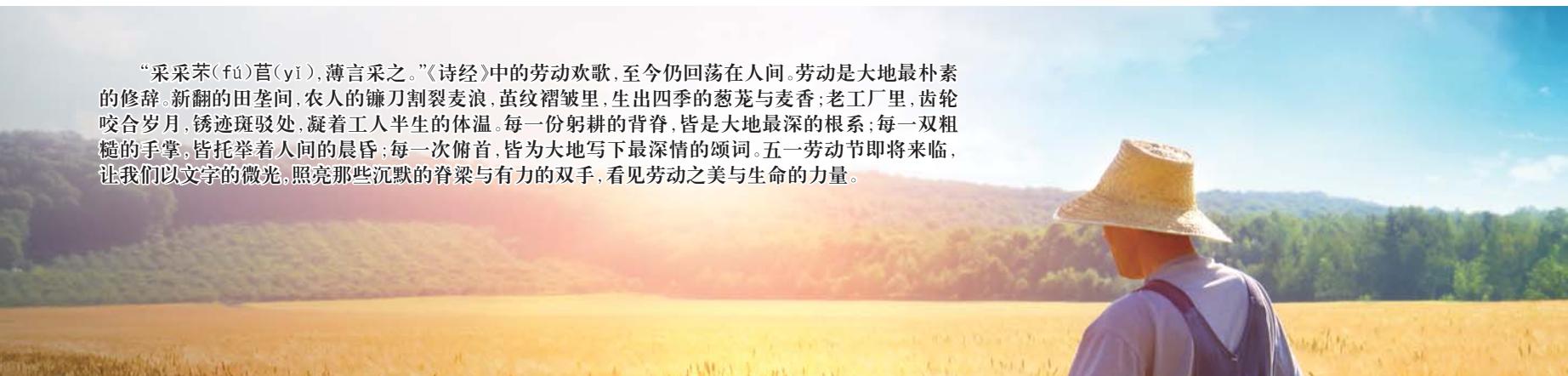


“采采芣苢(yǐ),薄言采之。”《诗经》中的劳动欢歌,至今仍回荡在人间。劳动是大地最朴素的修辞。新翻的田垄间,农人的镰刀割裂麦浪,茧纹褶皱里,生出四季的葱茏与麦香;老工厂里,齿轮咬合岁月,锈迹斑驳处,凝着工人半生的体温。每一份躬耕的背脊,皆是大地最深的根系;每一双粗糙的手掌,皆托举着人间的晨昏;每一次俯首,皆为大地写下最深情的颂词。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,让我们以文字的微光,照亮那些沉默的脊梁与有力的双手,看见劳动之美与生命的力量。



【浮世绘】

## 白鹤凝望的老工厂

□李晓

贝壳山上空渐渐亮起的晨曦,如小鸡孵化出壳时一点一点啄破天幕的蛋壳,清晨的天空荡漾开蛋清一样的透明青蓝。

这是青葱草木肆意萌发的季节,我陪同友人孙哥去看他当年工作过的老工厂。孙哥18岁那年进厂,60岁退休,把人生的芳华年代都献给了这家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工厂。这些年来,工厂的车间、机床、澡堂、电影院、俱乐部、广播室、食堂、邮局、子弟学校、图书室,都在孙哥的梦里反复出现,春藤一样纠缠爬满心壁。

孙哥是我交往了20多年的朋友,憨厚、寡言。与他交往,从没有油腔滑调与信誓旦旦,让人感觉十分靠谱、贴心。那年,孙哥进厂的第一天,在这家制造圆柱齿轮、蜗轮蜗杆、齿条齿轮的工厂担任车间主任的父亲,递给儿子一根烟,用打火机给他点燃。父子俩在厂区林荫下一起抽烟,平时神情严厉的父亲说:“现在,你进厂当了工人,靠工资可以养活自己了,我也不再干涉你做啥了。”孙哥点点头,积压在父子俩心头的坚冰,瞬间融化。没进厂以前,孙哥有一天在家里悄悄燃起一根烟,遭到父亲一顿呵斥:“小孩子,抽啥烟!”孙哥赶紧掐灭了烟。孙哥带一个皮肤白皙、留着长辫子的姑娘回家,等姑娘走后,父亲又是一顿呵斥:“小孩子,自己都养不活,谈啥恋爱!”没进厂以前,孙哥一直对父亲的暴脾气顺从、忍耐、躲避。父子之间,在心里隔着一条鸿沟。

进厂以后,工厂里全新的世界,打开了孙哥的视野。这里的一切,都是热气腾腾的。机器的轰鸣,电影院的笑声,俱乐部的联欢,澡堂的水汽蒸腾,厂区林间的清脆鸟鸣,充溢着孙哥每天满满当当的生活。当然,还有那个上班时穿着发白劳动布工装,下班后穿着白色连衣裙、亭亭玉立的姑娘,在梦里也路过孙哥的心房。那个被称为“厂花”的姑娘,有着一双梅花鹿一样善良的大眼睛,姑娘的长睫毛一眨动,不知有多少像孙哥这样的小伙子心池里泛起过激动的涟漪。

10年前,这家工厂的主体迁建到了上游一个大城市,老工厂的厂区依然有40多个工人看守,负责生产加工主厂下达的订单产品。那天,孙哥来到老工厂,在这里留守驻厂的老袁接待了他。老袁带着他依次走进车间、会议室、电影院、食堂、防空洞,每一处,都唤起了孙哥遥远而亲切的记忆。在一个废弃的车间里,一架当年的机床已锈迹斑斑,一只蟾蜍趴上面,鼓着眼睛,像是一个人有话要说,却忍住了。那架机床,就是当年做磨工的孙哥工作的机床。我看孙哥双手张开,如大鸟的翅膀一样拥抱了那架机床。孙哥的父亲曾经与他在同一个车间工作,

手把手地把手艺传授给儿子。父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:“眼睛要长在心上。”在这家工厂,孙哥的父亲先后从事过车、铣、刨、磨、钳、锻、铆、焊工,流水生产的车间,钢花四溅的岁月,父亲一辈子的大部分心血都浸透在机器里。一个工人的一生,就像螺丝帽和螺丝钉紧紧拧在一起,一辈子的老灵魂也走不出工厂。3年前的夏天,父亲咽下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,临终前,他艰难地伸出手指,朝西边指了指,孙哥突然明白了,那是老工厂的方向。

老袁陪同孙哥来到电影院,可容纳1000多人的电影院里,木椅上落满了尘灰,这也是光阴的尘埃。孙哥坐在椅子上,当年曾多次放映的电影《庐山恋》主题曲仿佛从时空天幕处旋落回荡在耳边:“跳跃的心儿呀,为什么这样慌乱,像那平静的湖水荡起波浪……”孙哥想起,有个冬天的晚上看电影,那个“厂花”姑娘正好坐在前一排,令孙哥心惊肉跳的是,姑娘的身旁,是厂里的一个男同事,在厂办公室做文秘。那场电影,孙大哥以“落榜”的心情心不在焉地看完了,电影结束,灯光亮起,姑娘回头看见孙哥,嫣然一笑。孙哥悻悻地回到厂里宿舍,心里火烧火燎般难受,于是约了工友小汤出来沿着厂区林间散步。小汤当年是一个文学青年,每天坚持写一首诗。那晚,孙哥对小汤说:“兄弟,帮我写一首诗好吗?我请你吃酸菜鱼火锅。”小汤诧异地问:“写啥内容?”孙哥又摇摇头,说:“算了算了,写诗也没啥用了。”整整一个月,孙大哥都郁郁寡欢,有次在机床前,险些把手伸进了旋转的机器里。

在厂区松柏掩映中的邮局,翻修一新的邮局柜台,门前悬挂着绿色邮箱,这是4年前为拍摄一部反映工厂生活为主题的电视剧特意翻新的邮局场景。孙哥想起,那年他常常到邮局等待恋人从500多公里外邮寄来的信件,信里吐露着两地恋人的脉脉相思。夏天天空云层里雷声隐隐,让孙哥恍惚以为是邮局打邮戳的声音。恋人的信,草绿色信笺上一行一行微微倾斜的小楷字,宛如山涧稻田里刚刚插下的青青秧苗,爱情的种子播撒在心间,也在甜蜜地等待着瓜熟蒂落的收获季节。

我和孙哥中午在厂区食堂吃了午餐,菜单上还有当年孙哥喜欢的红烧肉、炝炒小白菜、茄鱼、海带排骨汤,这些厂区食堂里的食物,早已在孙哥的食物基因库里顽强地储存。

离开老工厂时,厂区高耸的桉树上,浓密枝叶间有几只山林里飞来的白鹤,一声一声发出“咕、咕、咕咕”的婉转鸣叫。孙哥刚刚走出厂门,几只体态轻盈的白鹤突然扑闪着,腾空而起,飞向天空,同行的老袁感叹说:“孙哥,这是白鹤在给你送行,你要常回老厂看看。”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有所思】

## 劳动者的语言

□牟民

有些简单的出自劳动者嘴里的话,初听,没感觉有多少新意,却被无意识地储存在脑子里,遇到某一个场景,自会冒出来,给人警示,让人深思。

刚退休那段日子,由两头不见太阳的教学生活,到每日无所事事,除去吃饭、睡觉,就是待在家里熬时间,体重增加,懒得活动,感觉惆怅无趣,失去了那工作着、快乐着的充实,突然想起母亲的话:“老驴闲三年,谷糠驮不上。”我还未闲三年,手无缚鸡之力,这还了得!我猛然醒悟。110岁的老作家马识途有长寿名言:吃得,睡得,走得,写得,受得。长寿之人的话和实际行动,似一道亮光打在我脸上。马老的“五得”,中心意思是“动”;母亲的话,意思也是动起来。

九十五岁的母亲不懂啥长寿之道,她却用朴素的语言和行动告诉我如何养生。每每回到老家,侍奉鲐背之年的母亲,母亲吃过饭,会拄拐沿村里街道走几个来回。然后,摆弄房西边的二分菜园,刨地、整平、打畦背、划沟、下种。苗儿出齐,按时浇水、捉虫。大葱、韭菜、菠菜、茼蒿、大蒜、茄子、辣椒、香菜、芸豆、菜豆、白菜、萝卜等,贴着季节,被母亲一样样摆在饭桌上,让人一日三餐胃口大开,母亲也似年轻了几岁。

跟母亲学,那就动起来,顺季节,踩节点,按时作息。每日上午购物、看书;下午稍事休息,然后散步;晚上写作,不少于1000字。在紧张有序的时空里,我游刃有余地行走,充沛精力再次回归,没了萎靡不振的消极。

某个瞬间,想起那个烈日烤人的中午,我和父母、小妹在割麦子。太阳当头,火一般烤后背,手里握一把麦子,镰刀无力割去,蹲着的双腿酸痛,汗水湿透了上身,看看五亩麦子,刚割了几畦。母亲在前,低头不语,唰唰地割。面对这五亩麦子,我不免有些发愁。

再看浑身汗水粘连了尘土的母亲,默默无声,手割麦子。那时母亲快迈入耳顺之年,这么多年的岁月里,她流了多少种庄稼、忙家务的血汗,却始终以饱满的热情,不惧苦累,夜以继日地做着手中的活计,以实际行动给我们示范。眼前的母亲,已经不是具象的,那是天下所有吃苦耐劳的母亲的形象。想起母亲经常说的那句话:“眼笨蛋,手好汉!”我即刻蹲下,低头挥镰割下去,不看前面,只看手里的活,身体慢慢适应了苦累。仔细咂摸母亲那句话语,初闻淡淡的,细品方品出酒香,浑身满满的能量。眼所见为整体,给脑袋提供结局

的艰难,生出畏难退缩之念;而手不停地动作,注重眼下的活计,一味地做下去,别无他念,只看“现在”的某一点,只管现在出活儿,这是实干家的聪明之举。五天光景,我们割完了五亩麦子。看到场院上那堆金晃晃的麦粒,我摸摸起茧的手,暗道:这好汉!

小时候,我身体羸弱,疾病缠身,曾得过胆道蛔虫,疼起来满炕打滚。彼时,缺医少药,离医院远,只能在家忍着。疼到生不如死时,喊着:遭死罪了!母亲给我捶背说,孩子忍着,人没有遭不了的罪,只有享不了的福。咬牙挺住!后来多次遇过艰难,骑车摔过,做井下工一氧化碳中过毒,大雨滂沱中,抢时间去赶考……这“罪”都被我一一吞下,变作激励我上进的勇气。

热爱土地的父亲经常会说:门前没有三大堆(泥堆、粪堆、草堆),种好庄稼全是吹!为种好庄稼,我家门前三堆最惹眼。每天早、晚,父亲抽空堆泥,以备隔天刮牛栏、垫猪圈。圈里有猪,草料不缺,粪堆不断增高。冬春农闲,父亲会推起小车,走北山拾草。读书时,星期天,我常跟父亲一起品尝拾草的艰难。冬日凌晨,带上两个菜饼子,快步跟在父亲身后,往十里外的山里去,踩着满地霜花,呼吸着如刀子般凛冽的空气,未出村,嘴边已全是冰碴儿。到北山,冬阳畏缩似的冒出头,把冷的光吝啬地撒在满山坡。草并不厚实,只见矮矮的山草,草茎间掺杂着槐树叶子、松针。放下车子,父亲蹲下,双手开始薅草,铁棍子似的五指,似五把刀子,草遇之,噗噗倒地,荆棘也扎不破他的手。薅一片,父亲用竹筢子划拉,转眼一堆。

我拿着筢子满山坡寻草多的地方,寻来寻去,没有中意的,便拉着筢子划拉,干了半上午,没装满一网包。走到父亲身边,想起他曾说过:“要再少,满山跑;要再多,慢慢磨。”我也学父亲的样子,蹲下,见高的草,用镰刀割;见矮的毛毛草、马唐草等,使手薅。再用筢子划拉起来,也有了一堆草,一装半网包。我专心于眼前的草,草很快堆了几堆。

父亲见我长了经验,免不了夸我几句:行啊,小子,会拾草了。

等我大学毕业后,分到乡下高中教书,居家过着烧火做饭的日子。校外周边田间地头有草,没人看得起。假期,我抽空去拾草,一车车地推回来。教职工家属们疑惑,这年轻教师从哪儿弄来的草?我骄傲地暗说,这是劳动得来的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)